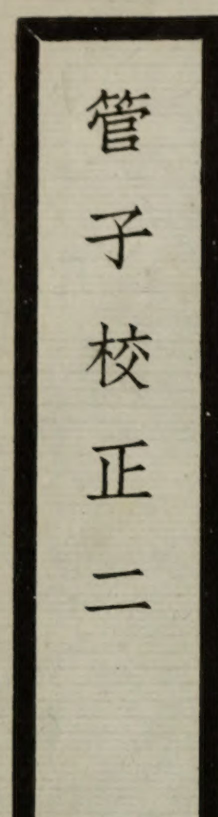

管子校正二

管子校正卷五

戴望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　望案修當爲備字之誤說見版法篇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俞云化變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而衍

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　宋本飢作饑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節末復舉亦無以字此誤衍

芸之不謹　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謹古通

以人猥計其野　孫云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幷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

連讀則非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　王云城當爲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丁云城當作地下文言國地者凡三見狹字衍文乃校者以之訓淺而誤加之耳

觀臺榭　中立本觀作視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　方一本作百丁云當以作方爲是乘馬篇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此周官井牧之法又曰農服於公田此都鄙用助法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也又曰二田爲一夫此卽大司徒造都鄙之制通率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地每家授

田二百畝也此篇曰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以二田一夫計之方里之井私田八百畝可食四家方五十里得積二千五百里一里食四家則二千五百里適合萬家所食之數乘馬篇以夫計大司徒以室計夫謂家也室亦家也此據可食之地言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以上非餘於萬家之外其萬家以下就山澤者人少則可食之地亦少此方五十里中可就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實相承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　望案一二字當互易

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　洪云下文作衆有遺苞無大字則此

大字涉上文而衍苞讀爲涂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衆棄餓殍之人於道旁王云洪說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以三之一　劉云案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以稅三之一矣尹注訓師爲法非也

則道有損瘠矣　王云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瘦誤與尹注同）字亦作脊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蜡氏掌除骴（與胔同）鄭注曰故書骴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爲瘦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衆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胔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同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劉云案別本作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博民於生穀也　望案博當爲摶說見立政篇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　劉云天下當作天財字之誤丁云天下下疑脫財字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望案此用字當衍

實虛之國可知也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鄉毋長游　宋云長游謂田畯之屬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詩云爲下國畷郵今毛詩作綴旒旒通作斿亦作游詩正義云旒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襍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並以其旗致民取其垂故謂之游其長稱長游漢有游徼官當是以此故也田畯亦農民之長於井閒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郵表畷郵游字通正義云鄉謂民之鄉舍非也

里毋士舍時毋會同　宋云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射也

瘞蒸不聚　王云瘞蒸二字文不相類蒸葢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人相葬所以敎民睦也故瘞葬不聚則民

不輯睦蒸字本作蓺蓺俗書作蒸二形相似而誤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俞云及當爲服服从艮聲古或止作艮與及相似而誤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云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此文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蓺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王云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卽本字之誤令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卽其證本朝卽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

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　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也字望案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脫也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宋本無行字望案下文尹注云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知尹所見本無行字勢字疑後人所加本謂國也

豪桀材人　安井衡云古本作材臣

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望案行上脫而字當從下文補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俞云兵字衍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亾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亾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私情行而公法毀　望案公法一本作公道

則國居而自毀矣　俞云古讀坐爲居居而自毀猶云坐而自毀百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　俞云議當爲俄字之誤說文俄行頃也法制不俄言法制平正不頃側也

故下與官列法　望案列古裂字列法與下分威對文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王云財厚當依注

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閒當有脫文尹强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　丁云亂國之道至聖王之禁也十九字錯簡疑當在下文擅國權之上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孫云以注文福下者君之事也繹之似贅下脫福字

不貴其人博學也　張云博學二字與上下文不相比附疑舉字誤爲學下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卽此所謂博舉

故舉國之士以爲亾黨　王云亾黨二字義不可通亾當爲人

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即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

聚徒威羣　洪云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

俞云案但力事屬四字爲句事讀爲傳釋名釋言語曰傳立也靑徐人言立曰傳是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但竭力傳立其私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俞云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

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孫云發讀爲廢古字通用

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

貧賤故爲聖王之所禁

家無常姓　丁云姓當爲生假借字也孟子滕文公篇注產生

也詩谷風箋生謂財業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恆產耳

議言爲民者　望案議言當爲訛言假借字也謂以訛言疑惑

民心王制所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故爲聖王之

禁

壺士以爲亾貧修田以爲亾本　宋本壺作壹修作脩王云兩

亾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宣傳曰書篆形壹矢字象壺矢脩當爲備

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

壹猶聚也爲赴事聚倉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隱行辟倚　劉云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王云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卽周官之奇衺）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辟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則非

側入迎遠　張云據尹注似本作側入挺迎

遁上而遁民者　王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

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王云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其證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王云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行蘇取也言漁利取功也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穌把取禾若也廣雅曰穌取也穌與蘇字異而義同

榮其名　宋本朱本榮皆作營丁云名當爲分營治也治其分猶上言務其職也管子多以職分對言下文云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文義蓋以不能其事四字承上營其分句言之

故曰絕而定　望案絕截之俗字毛詩長發箋云截整齊也

靜而治　中立本治誤作安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　宋蔡潛道本君作右丁云右有古通用謂有國者重器莫如令也朱本作布則誤字耳望案作君字爲長宋本作右者蓋字脫其半耳舊鈔本御覽刑法部四引此正作君令鮑刊本誤軍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御覽刑法部四三在字皆引作存

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丁云管子言便辟多指君側小臣言之荀子楊注同他書言便辟則與巧佞同義此與伐矜竝舉義不相類且與下文買譽成名不相貫通疑是衍文伐

矜之人與上四句一例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　王云綦當爲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纂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作綦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　丁云尹讀以取權道行爲句事便辟以貴富爲句解之曰諂事便辟以得貴富案當讀取權道爲句行事便辟爲句行事者奉事也以貴富屬下句

故禁不勝於親貴　中立本勝作行

二三而求令之必行　宋本無二三兩字

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丁云能上當脫二字上文云受祿不過其功則此當以受祿賞不當於功爲句不當於功與不通於官對文趙讀至受字絕句非也

此霸王之本也　宋本作伯王

天道之數　望案爾雅釋詁曰數疾也

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　王云兩王字皆當爲主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亓與六相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竝譌作其勝六攻卽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王云此與下兩句其三者字皆因下

文而衍版法解無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

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王云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

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

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

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

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

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不爲六者諡損於祿賞　元本作損諡

此正天下之道也　元本正作王

管子校正卷五



管子校正卷六

戴望著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親人而不固始　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則人主孤而無內　丁云內猶親也漢書劉向傳注孤而無內與下黨而成羣對文

赦出則民不敬　望案敬與儆同

有善不遺　宋本遺作積

民力必竭　王氏引之云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

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事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葢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作不竭可知葢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國母怪嚴　丁云嚴當爲服字之誤怪服與雜俗異禮對文下文云變易風俗詭服殊說詭服與怪服同

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　尹讀以自貴分爭而退者爲一句丁云自貴二字當屬上讀上文云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乘馬篇云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況主倨傲易令　俞云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

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詭服殊說猶立　望案猶疑獨字之誤

則上尊而民從　長短經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　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　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引此句

轡下並有也字今本脫

毋赦者痤雎與疽同之礦石也　王云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

兵部引此亦作礦石說文繫傳引作磏石案礦字本作磺說

文磺銅鐵樸也磏厲石也皆非治痤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

御覽刑法部引此並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

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曰

痤雎之砭石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　王云宋本上所以作足以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埶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賤

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王云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爲須須亦胥也

文有三宥　洪云侑與宥通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法者先難而後易　丁云法者下脫無赦者也四字此與上文惠者多赦者也對文意林引作惠者多赦法者無赦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陳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

賞罰必信密　王云密本作必後人罕聞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則民不誹議　宋本議作謗下文同

勞之苦之　宋本無苦之二字

三

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　俞云軒冕不下儗謂其人有善

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儗議也斧鉞不上

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

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

不與大慮始　王云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

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衆也大亦當爲

人

故地削而國危矣　丁云以上文及尹注校之此危字當是亾

字之誤

而君獨甚傷也　丁云傷疑惕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蕩

者緩縱之意與急義相反漢書楊雄傳注引晉灼曰佚蕩緩

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　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言之明法篇曰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勇而不義傷兵　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

生而不正　宋本而作於是

雖聖人能生法　王云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治要引此無雖字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俞云謀讀爲媒謂猶爲也

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　王云尹讀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　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

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卽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爲智慧之智覺聞曉爲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智字甚多皆與知字同義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又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如是鮑本智作知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

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毒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智字尚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亾矣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俞云瑕當讀爲格謂有扞格而不得達也瑕格古字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鄭注曰古文嘏爲格瑕之爲格猶嘏之爲格矣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　宋本壅作擁王云之下衍事字非下衍敢字爲猶謂也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

妥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賢人不至謂之蔽　安井衡云古本至作臣

忠臣不用謂之塞　治要引用作至

凡民從上也　安井衡云古本自凡民下另行

彼民不伏法奴制　中立本制誤節

務物之人　王云務當從宋本作矜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望案古字句絶尹注屬下讀俞
云古下當脫者字卑人也與上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
明君公國一民　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　治要引經作徑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俞云主當爲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
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即直進之士雖分二句
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故妄改爲主也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王云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
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
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此所謂擅也　王云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

則擅上不當有謂字據尹注亦無謂字

則內亂自是起　宋本起下有矣字今本脫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勝則多枞　丁云疑當作勝而多枞與上文舉兵之日而竟內

貧下文得地而國敗一例下文大度之書曰勝而不枞亦作

而此言兵禍之足以危國謂有勝而多枞者是用兵之禍非

謂勝則必多枞也

用兵之禍者也　元刻無者字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俞云疑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

具其形誤國而文倒耳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

文而申其義也今本涉上下文利字而誤望案宋本亦作民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丁云常讀爲長則下怨上則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巧爲功字之誤則朝無定則字衍定爲正字之誤正政通下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當據七法篇補正下文曰器械功功今亦誤巧七法篇不誤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卽承此文言之

蚤知敵則獨行　宋本則作而兪云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强以制　兪云縱當讀爲從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强以制謂有制則强可服也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洪云身當爲冝號令之數冝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

擧韓章則載倉而爲　王云韓本作皐卽櫜字也詩彤弓時邁傳竝曰櫜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皐是櫜皐古字通故尹注云皐韜也今本作韓者因韜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攷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韓字唯集韻云櫜或作韓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

故全勝而無害　丁云據幼官篇則故上當有脫文

淮利而行　宋本淮作準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　望案疑當爲礙之省字說文礙止也丁云匱皆潰字之叚借左氏文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一氣專定　丁云定當爲意一氣專意猶君臣篇云專意一心也專一同義說文壹專壹也儀禮鄭注古文壹皆爲一　內業

篇云搏氣如神謂一氣也一氣專心與下厲士利械對文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　元刻作進而無疑退而無所匱

淩山阬　元刻阬作險

寶不獨入　劉云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下放此

寶不獨見　丁云見乃出字誤望案古字見作𡕒出作屮脫爛致誤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俞云當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後人不達其義因妄加不字

無守也故能守勝　丁云無語詞言惟守故能以守取勝承上全勝大勝言下文言數戰數勝之足以危國明戰勝之不如

守勝也

衆若時雨寡若飄風　丁云時雨可言衆飄風不可言寡寡疑疐之誤爾雅釋詁疐速也說文疐尻速之也疌速也疌疐同聲寡疐形近後人誤以衆寡對文改之

利適器之至也　陳先生云適古敵字至古緻字下文不能致器者困致器二字當作利適不能用適者窮承不能用敵句不能利適者困承不能利適句利適猶勝敵亘言勝敵由於器之緻用敵由於敎之盡器不敎不能用敵敎不盡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終窮不能勝敵者必困也尹注讀適如字誤

用敵敎之盡也　宋本敵作適

遠用兵則可必勝　張云遠疑速之誤孟子舜禹益相之久速速亦誤爲遠此言兵貴神速卽上風雨雷電之喩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俞云出入異塗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尹注非

深入危之則士自修　丁云修疑當爲備備與敵力爲均

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　王氏經傳釋詞云焉發語詞當屬下讀呂覽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物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形成爲均爲化爲均

威不足以命之　丁云威疑我字誤古我作䄈又作威見集韻與威字形近命與名同管子名命多通用言道之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吾不足以名之也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而名之曰大老子言强而名之即此所謂我不足以命之

也

管子校正卷十六

管子校正卷七

戴望纂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令君知臣不肖也　宋本朱本臣下有之字今本脫

惕而有大慮　王云尹訓惕爲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非也惕當爲愓字之誤說文愓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卽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爲愓荀子榮辱篇曰愓悍憍暴是也憍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愓安井衡云古本惕作愓

吾君卜世　俞云卜世疑下世之誤丁說同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　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嵲讀管子曰兄

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俞云奉所立而不

濟安得云是吾義也濟疑當作廢承上文廢吾所立而言今

作濟者涉上事將不濟句而誤

夷吾之爲君臣也　元刻無臣字陳先生云爲君臣當作爲人

臣此涉上文君命而誤下文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信

則不親信義正同俞云君謂僖公尹注謂己立君臣之義大

非

與夫人皆行　元刻皆作偕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　王氏引之云彭生之殺

魯侯固由斷其脅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搚字

之叚借說文搚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

拹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俗脅爲拹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拹幹而殺之何注曰拹折聲也以手拹折其幹釋文拹本又作搚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脅迫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

今彭生二於君　俞云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昬故曰二夫從君於昬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昬生無醜也　望案惡親指魯言聞容當爲閒咎字之誤廣雅釋詁閒加也昬讀爲泯生讀爲姓毛傳曰泯滅也廣雅曰醜恥也言君以怒成二國之禍

不畏魯之加咎下文曰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卽加咎也由其滅姓無恥之甚謂

公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丁說略同

二月魯人告齊曰　安井衡云古本無齊字

無所歸处　望案处當依左氏作咎

見豕彘　丁云豕下不當有彘字蓋後人旁注以豕爲彘因而

誤衍

豕人立而啼　丁云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諦當是古本陳先

生曰啼俗嗁字尤可證古本管子必不作啼

誅屨於徒人費　王氏引之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

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

使魯殺公子糾　安井衡云古本魯下有人字

則彼知能弱齊矣　王云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

也小匡篇作則曾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公若先反　張云反疑及字之誤對上文恐不及而言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王云尹氏訓及爲就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竝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君必不能待也　王氏引之云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
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讎以憚
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
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
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
篇待作圉圉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
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
卽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圉而言尹
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將啇有所定也　宋本將啇二字作昌昌

豈且不有焉乎　俞云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莊子齊物論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宋本及作反宋云反必友字之誤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摎正釋此意

老臣是以塞道　劉本是作足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　王云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陳先生云二年當是一年之誤桓公入國之一年召管仲也小匡篇及春秋內外傳皆桓公入國之年召管仲下文曰二年桓公彌亂桓

公入國之二年也下文言二年則知此爲一年矣尹注誤

君曰不能　丁云上下文皆作公曰此君字亦當作公蓋涉上

下有君字而誤

臣祿齊國之政　俞云祿讀曰錄謂領錄齊國之政也尚書堯

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

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鄭

君注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

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已云祿

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臣貪承命　陳先生云貪讀爲欽段借字也貪承命言欽承君

命也大雅皇矣篇無然歆羨毛傳曰無是貪羨謂歆爲貪之

段借字古歆欽貪聲同欽之爲貪猶貪之爲歆矣尹注非

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　丁云疑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傳者誤移置上文耳

內修兵革　俞云內修兵革亦竝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關市之征侈之　元刻侈作奓

吾君惕　望案惕當爲愓愓放也說見前愓而有大慮下

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　王氏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篇不智誨與悔同繫辭傳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釋文誨虞作悔謂下誨與悔同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魯讀爲悔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下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愓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亾乎尹注非

褺領而刎頸者不絕　丁云褺折之俗字說文折斵也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　王氏引之云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子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撫危得已乎

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　俞氏正燮云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皆有關如言封內食采耳非如漢人說關內侯爲崤函也

君果弱魯君　安井衡云古本作魯弱於君

堅強以忌　丁云忌與惎同說文惎毒也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　張云此言諸侯之君不貪於土則已若貪於土則必勤於兵也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句法正同或欲改不字作必非也

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　望案當讀民病則多詐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句當在下此詐字當爲計字之誤也計密而後動者勝卽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意故下文遂云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今本倒亂其文又誤計爲詐而遂不可讀矣

不競於兵　宋本競作竸

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俞云此十二字當作一句讀

古而如通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今君斷封亾國國盡若何　孫云斷當作斬求也言三國所以亾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亾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

安得有其實　張云有疑當作無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王氏引之云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衞是其證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俞云問乃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是其例也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

諸侯之禮　元刻諸上有請字

可以爲西土　朱本以作令丁云案上文云可令爲東國則作令字是也尹注云西土謂自齊西之土令胥無理之國與土交互言也趙本注文脫誤不可讀今參朱本正之

衞國之教危傳以利　丁云危恑之叚字說文恑變也傳乃轉之誤中匡篇作巧轉而兒利恑與巧皆兼變詐之義變轉即巧轉也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丁云邇乃學之誤漢書地理志魯民好學上禮義又云好學猶愈於它俗是其證望案魯邑當作魯國邇乃遜之誤小匡篇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遜邇形相近此當作好遜明矣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　劉云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

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多小信　丁云上文言季友恭以精博於禮承上好學訓禮言之乃云多小信恐非文義小匡篇亦不言季友多小信此必涉下文兩言小信而衍無疑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　張云下二句涉下文而衍上衞魯二國皆只一句此當一例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　劉云蒙孫小匡作曹孫宿王云隸書蒙字或作䝉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博於教當作博於斆斆與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斆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而誤張云當由曹與瞢相似初誤作瞢又聲誤爲蒙耳
狄人伐　張云據尹注入伐齊則人乃入字之誤

諸矦許諾　王氏引之云此四字因下文諸矦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矦之詞此四字不得闌入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　俞云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矦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矦車百乘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戰上當闕諸矦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矦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矦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

斬孤竹　俞云斬蓋擲之偺字文選長楊賦注引倉頡篇曰擲拍取也

遇山戎　安井衡云古本遇作過

必足三年之倉安以其餘脩兵革　塱案尹讀必足三年之倉安爲句非是安語詞猶乃也說詳幼官篇

燕國勞　洪云燕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卽孟子四命官事毋攝下句毋專子祿卽士無世官尹注非

不聞敬老國良　望案國疑圖之誤字爾雅釋故曰圖謀也良善也尹注非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俞云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葢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王氏引之云君當爲羣羣臣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仕者卽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

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凡仕者近宮　宋本宮作公

令一人爲負以車　俞云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輂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輂作服𨍏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食其委　宋本其作以是

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丁云別讀如小宰傅別之別司農注傅別謂券書也別別爲兩兩家各得

一也康成注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
傳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
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八契當爲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
書遽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
儀古今字費讀爲悖悖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禮有大賓
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儀數如尹
注所云也洪云義當作犧謂費犧牲之數尹注非
出欲通　劉云出疑士字誤王氏引之云劉說是也士衽貴人
子與庶人之閒猶下文選舉之事士衽貴人子與農工賈之
閒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敖省作敖貴省作賣穀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
出二字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士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　王云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俞云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卽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矯周語曰其刑矯誣韋解云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曰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曰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脫起字

行此三者爲下　王氏引之云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

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間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王云此文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爲勉而誤以爲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卽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

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　王云兩者字因上文行此三者句而衍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　宋本無之字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　劉云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

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文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尹注非

用力不農不事賢　望案詩北山傳曰賢勞也此賢字當訓爲勞上文事賢多亦謂服勞多也御覽資產部二引作農不事賢行誤連下文行此三者行字爲句又衍一農字

工賈出入不應父兄　安井衡云古本應下有於字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王云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今本涉上句可無斂而誤尹注可證丁云獄情謂兩造之實也義如鴟義姦宄之義廣雅曰俄衺也義與俄同祿善也爾雅文　斷獄情爲句與義易義與祿易祿二句對文衍一易字目謂獄之情實一邪一善斷者與邪則民易爲邪與善則民易爲善

管子校正卷七

管子校正卷八

戴望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民辦軍事矣　元刻辦作辨

夗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　王氏引之云刑罰當爲刑罪夗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夗罪不殺而言刑罪以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重罪卽夗罪輕罪卽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王氏引之云軍當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

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王氏引之云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執據集韻引改郭璞曰謂怨仇也太玄內初一謹于嬰執范望曰執匹也釋文曰嬰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即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曰配怨耦曰仇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王云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 墅案宋紹興本廢作發作廢者後人不知古字通叚妄改也

管三王者既弑其君 御覽皇王部一引弑作殺

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兪云請致仲父言欲與仲父飲酒也與讀曰預言預爲之期也 一切經音義六預古作與

掘新井而柴焉 墅案柴字於義無取柴當爲突古深字隸變作罙因誤爲柴目輕重甲篇請以令高杠柴池柴亦突字之誤

寡人自以爲修矣 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非一朝之萃 丁云萃讀爲卒史記索隱引廣雅曰卒暴也宋本萃作莘字之誤

荆廉而不赦　丁云赦當爲忮忮很也不忮與上文不苛同意說文玉下曰廉而不忮絜之方也水地篇曰廉而不劌

有司寬而不夌　王云淩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淩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亾　張云皆下當脫一字

往行不來　張云來疑夾字之誤與上句亾字爲均

而民游世矣　俞云世讀爲泄游泄皆和樂之意望案當作游於世游下脫於字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　文選陸厥荅內兄詩注引加

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飢作餓治要作餓

治國不失秉　治要引秉作柄齊語同

使百姓皆加勇　左氏正義引加作知是

彼爲其君動也　左氏正義引動作勤齊語作動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

願請之以戮羣臣　宋本作戮於羣臣左氏正義亦有於字與齊語同今本脫

請受而甘心焉　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云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今本乃後人依左傳改之

令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　丁云令當作令齊語曰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語意正同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　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齊語作

殺而以其屍授之

是君與寡君賊比也　左氏正義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

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　左氏正義引燕君字謂

作請能作敢齊語曰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然是魯君乃不殺　宋本是下有乎字左氏正義同今本脱

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左

氏正義引作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

賢以自成也王云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僇賢人其智知稱

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左氏正義脱仁字俞云釋名釋

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言鮑

叔之仁耳左氏正義引作不忍乃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

加不字也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俞云與以二字當互易能字義不可通當讀爲乃管仲爲子糾之故以魯師與齊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足當爲定言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得天謂公子小白失天謂子糾也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是其證

願以顯其功　宋本願作顧

衆必予之有得力夙之功猶尚可加也　丁云當讀衆必予之有得爲句力夙之功與下顯生之功對文加與嘉通望案朱本得作德予讀曰與衆必予之有德者謂衆以有德之名與之也尹注非

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王云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張云當作將何加是承上句可加而言

鮑叔祓而浴之三　望案浴者謂以香熏草藥沐浴之國語曰三釁三浴之

管仲詘纓插衽　王云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柶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淮南泰族篇捷吻而利天下捷吻即插笏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捷譌作捷孫說同

應公之賜　王云廣雅曰應受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死且不朽尹以賜爲賜死大謬

戎馬待游車之弊　王云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

戎車

而賢大夫在後　宋本朱本賢下有士字今本脫

世法文武之遠迹　陳先生云齊語迹作績韋注績功也據管子則齊語當是蹟字說文迹道也蹟迹之或字下文亦云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

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　齊語國作叟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竊末　齊語美作權書作度原作竱竊作肇

糞除其顛旄　宋云案國語作班序顛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糞除與序皆聲之轉糞除當讀爲班序旄與毛通俞云糞字疑叢字之誤篆文糞作叢與叢字相似故誤也叢即今所用頒賜字後人因叢誤糞遂臆改敘爲

除矣

而百姓可御　安井衡云古本御下有矣字

三鄉一帥　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家出一人爲萬

人也下文曰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

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劉云齊語

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

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

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還而脩連連還而脩鄉則

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

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王云十邑爲率率當依齊

語作卒下同下文鄉還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卒字或作

卒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
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爲五下文云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
分民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
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毋有淫佚者　宋本佚作泆

士農工商四者者國之石民也　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楊子
雲劇秦美新注引作國之正民嵇叔夜絕交詩注陳孔璋檄
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石民孫云正民對閒民而
言作石民非

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　丁云今當依齊語作令閒燕亦當
如齊語屬下讀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劉云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

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比耒耜穀芨　宋本耜作耟穀作殺孫云穀芨當依齊語作耞

芟宋明道本如是韋注耞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宋庠本耞作枷宋本作殺芨殺卽

耞字之壞今又譌而爲穀矣尹注非

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　齊語作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

疾耰之此乃字蓋及字之誤

以旦暮從事於田壄　王氏引之云旦暮本作旦昝此後人據

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昝上文言士下

文言工與商皆云旦昝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昝

與夕通

首戴苧蒲　齊語苧作茅段先生云作苧是也今俗云馬苧可

以爲蓑笠

以疾從事於田野　丁云疾字涉上文疾耰而衍

其心安焉　宋本脫此句

其秀才之能爲士者　劉本才作材

是以聖王敬畏戚農　王云敬畏戚農當作敬農戚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似而誤

辨其功苦　望案苦讀爲盬詩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作沽周官司兵辨其物注謂功沽亦作楛見荀子

論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誤汁與協通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譎作計史記厤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譎作計　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　元刻作相示以巧相陳以功與齊語同

相高以知事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平列

旦暮從事於此　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察其四時而權其鄉之貨　望案貨當是資字之誤韋注齊語

亦作資云資財也王氏煦國語釋文曰資讀如宋人資章甫

適越之資越語云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服牛軺馬　劉云軺一作軺望案古無軺字軺必軺字之誤齊

語正作軺

珍異物聚　俞云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

矣俗書總字作揔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相示以時　齊語時作賴

相陳以知賈　丁云齊語及此文竝衍知字賈讀如平市賈之

貫相陳以貿與上文二句對文

則民不移矣　望案矣字衍

正旅舊　洪云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　丁云井與陵陸丘三者不類井當爲阜地圖篇曰陵陸丘阜之所在說苑辨物篇曰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蔽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卽此所謂陵陸丘阜田疇均齊語作陵阜陸墐井田疇均井字衍不惑齊語作不憾誤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　王云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同古無撈字俗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

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令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　王云止當爲足尹注非

民心未吾安　安井衡云古本無吾字

舉而嚴用之　齊語嚴作業

慈於民予無財　齊語作遂滋民與無財韋注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王氏經義述聞曰遂語詞猶言因也滋卽慈之俗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

君若欲正卒伍　洪云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正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

則其制令　孫云其字誤通典百四十八引此作有

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　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爲

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一故字

五鄉一師　通典引師作帥下文同齊語亦作帥

故萬人一軍　望案人下脫爲字當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通典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 王云政當爲旅 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王云政卽正字正與定古字亦通今政定竝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令不得遷徙　宋本令誤合徙誤徒

家與家相憂　丁云憂當爲受周禮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大司徒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是卒伍之人卽比閭之人也鶡冠子王鈇篇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與管子同

禍福相憂　望案福字涉上文祭祀相福而衍元刻無福字

驩欣足以相㑥　望案㑥疑助字誤鶡冠子正作相助

以橫行於天下　望案橫讀曰旁旁猶普也徧也齊語作方

聰明質仁　宋蔡潛道本質作賢下文同

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　王云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字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　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是其明證

謂之蔽賢　齊語賢作明

謂之蔽才　齊語才作賢

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　王云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　齊語作惟慎端愨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其稱秉言　齊語作綏謗言聖案稱綏字之誤秉與謗古同部字音相近

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　宋本官作管古字通

乃召而與之坐　宋本乃作迺齊語坐作語

可立而時　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韋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王云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旹以出爲旹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胥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麻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麻制

度　又脫去授字𦣻尹注非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劉
云此肉字當是疚字之誤王云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
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不相近若本作疚字
無緣誤爲肉葢其字本作㝌隸書或從篆作㝌形與肉相似
因誤爲肉說文㝌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煢煢在㝌今詩㝌
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㝌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
爲疚矣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王云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望案宋本無第三故字　齊語無下文
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五屬大夫復事於公　冊府元龜二百三十九列國君部引此

文無於字亾下屬讀
政事其不治　壁案其字衍冊府元龜引無
聰明質仁　冊府元龜引質作賢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　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丁云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
本無重字齊語作輕過亦無重字下文重罪輕罪對舉皆得
贖以甲兵則所輕者非獨在重罪也
犀脅　冊府元龜犀作遲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　俞云坐挫之借字言人有挫抑則宜訟
無挫抑而訟是好訟也故宜有以正之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宋本別行
管仲對曰　宋本作管子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　王云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襍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曹宿孫處楚　劉本朱本皆作曹孫宿此誤倒

季勞處魯　宋云季勞卽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𦳝故誤爲勞

徐開封處衞　王云徐當爲衞字之誤也開封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衞人也故曰衞開方大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衞故曰衞開方處衞孫說同

匽尙處燕　孫云匽尙蓋卽大匡篇晏子

審友處晉　冊府元龜友作支

又游士八千人　王氏引之云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韋昭注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曰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又與有同齊語作爲爲亦有也說見釋詞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齊語沈作淫政作征

審吾疆場　宋本作疆埸此本誤

反其侵地常潛　齊語常作棠

以安四鄰　冊府元龜作鄰國

渠彌於河隋　宋本作有隋與齊語同冊府元龜亦作有王云當依齊語作有隋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有隋不作河隋也

綱山於有牢　冊府元龜綱作繼下文同王云綱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繯山於有牢賈注曰繯還也是賈本作繯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葢俗書綱字作經與繯字相似繯譌爲經又譌爲綱耳尹注非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　王云吉字卽臺字上半誤衍者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衞之四邑無吉字望案冊府元龜引無

地南至於岱山陰　冊府元龜引無地字

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　齊語海作河隨作鄻

有敎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　王氏引之云八當爲六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存魯蔡陵　冊府元龜作有魯蔡陵俞云地無名蔡陵者據下
文云築蔡鄖陵疑此文蔡上脫築字陵上脫鄖字存魯爲一
事築蔡鄖陵又爲一事
南據宋鄭征伐楚　齊語南字在征伐楚上此誤移在據宋鄭
上耳
踰方地　劉云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王云齊語及御覽治
道部七引竝作方城尹注非
望文山　朱本作汶山霸形篇同齊語亦作汶山黃丕烈云戰
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即此
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　宋云案國語作使貢絲于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
城于周反胙于絳嶽濱海諸侯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

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誤惟小匡一篇首尾完善似勝國

語濱水厓嶽不得言濱此漢人整齊國語之文遂效上文海

濱作嶽濱今定嶽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嶽反歸也猶言歸

胙於齊矦即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訓太嶽是也國語反胙

于絳賈唐紛紛之說竝非也四嶽於古爲方伯於成周言隆

嶽者言天子以桓公爲方伯矣

而騎寇始服　宋云據此言騎寇則知騎戰春秋時已有然非

中土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

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刱爲也

制泠支　俞云制乃剬字之誤齊語作剬令支韋注曰剬擊也

方舟投柎　王云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

乘桴濟河　宋本桴作浮

至于石沈　齊語作石枕補音作抗

縣車束馬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乘馬

與卑耳之貉　王云貉當爲谿字之誤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尹注非

拘秦夏　丁云秦夏疑泰夏之誤泰與大同望案封禪篇西伐大夏涉流沙則大夏蓋國名拘者謂係累其君而歸也

中諸侯國　宋本元本作中國諸侯此誤倒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劉云薦當依齊語作庶王云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于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誤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甲不解壘兵不解翳　王云壘當依宋本朱本及齊語作櫜韋注曰櫜所以盛甲也補音櫜力追反曌案說文櫜大索也医藏弓弩矢器也翳爲医之叚字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　丁云之命二字葢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齊語同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胙之命二字

賓謂爾伯舅無下拜　中立本脫賓字洪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禮注古文舅皆爲咎此舅字後人所改

亂之本也　丁云桼亂之本也下當依齊語援桓公懼云云中閒九合一匡諸語皆是桓公侈大之辭攷左傳史記之言勤遠略乃在復會葵丘時鳳皇鸞鳥一節是管子諫止封禪之

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觀之疑其篇末嘗亾佚特錯簡於斯以致前後文多脫落耳

握粟而筮者屢中　宋本宋本皆作筮此本誤俞云筮即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賛能篇作沈尹筮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類

藜藿　望案藿乃藿字之誤

後曰昌　丁云日昌與德義文不相對日者明之壞字明昌猶昌明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誥志篇曰天曰作明地曰作昌天地之事曰明昌天地之文亦曰明昌鳳皇之文法天地也楚語天明昌作注昌盛也廣雅昌光也

龍旗九游　宋本旗作斿

渠門赤旂　宋云案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

令牙門也案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攷工記車人鄭司農注渠謂車輮所謂牙渠門卽轅門穀梁昭八年傳置旃以爲轅門范甯注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也有轅必有渠故轅門亦爲渠門桓公受天子賞不以旃而置交龍之旂也

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　陳先生云不乃下之誤下受承下拜登受而言

請爲關內之侯　冊府元龜之下有諸字下文同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　冊府元龜疲作罷丁云上文云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此承上言之當作故天下諸侯不當有使字齊語無

諸侯以纓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　王云纓帛布本作縵帛說文縵繒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縵帛爲茵縵帛與下文錦正

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縵帛明矣今本作縷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縷纂以爲奉韋注曰縷纂以縷織纂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即个个字也古字有介無个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个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韋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加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枚字又譌作散辯見經義述聞通說鹿皮四个即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讀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檁載而歸　冊府元龜檁作攈俞云檁字當从禾即稛字也說文禾部稛絭束也从禾囷聲此作檁者又變从廩聲廩字亦从囷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

於是又大施忠焉　劉本忠作惠

通齊國之魚鹽東萊　劉本及齊語魚鹽下有于字
壥而不稅　宋本壥作壇詩伐檀釋文廛本亦作壇集韻廛亦
作壇
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　齊語作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
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　齊語無鄴字宋本朱本社丘皆作
牡丘齊語同王云社字誤牡丘見春秋僖公十五年
所以示勸於中國也　齊語勸作權
敎大成　宋本敎下有之字
行地滋遠　宋本滋作茲
定三革　望案王煦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
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
偃五兵　朱本作隱五刃

於是列廣地　中立本於誤施

用此五子者何功　孫云何讀如擔荷之荷易何校滅耳毛詩百祿是何廣雅釋詁曰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何而成其功也尹注非

度義光德　劉本義作儀

管仲曰斧鉞之人也　丁云曰下疑脫臣字

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　馬總意林引作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

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俞云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尹注非

而姑姊有不嫁者　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曰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八

人君唯優與不敢爲不可優則亾衆不敢不及事　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憂不及事作則不及事宋云宋本優皆作優優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優則亾衆也

巧轉而兌利　惠氏周惕云兌同說顧千里云兌即銳見荀子韓詩外傳丁案大匡篇曰惋轉以利顧說近之

小廉而苛忕　宋本苛作荷古字通

足恭而辭結　劉云大匡作博於敎而文巧於辭王云敎當作數數與學同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墾草入邑　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作仞邑新序褋事篇作掛邑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大邑

請立爲大司田　王云大司田本作司田此因大司馬之文而

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爲司田無大字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　丁云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皆作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桓公聞甯戚歌舉以爲大田淮南繆稱篇甯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大田爲田官之長與大行大司馬大理大諫之官皆一例司字蓋衍不得據治要反改爲司田也

臣不如賓胥無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襍事篇作弦寍上文弦子旗即其字也王云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爲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爲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

爲西土則不使爲大理明矣又上文曰使東郭牙爲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此文云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東郭牙爲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爲大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章爲大理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桀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盜卽弦章之譌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爲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羣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請立爲大司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爲大理司字亦涉

上文大司馬而衍

則五子者存矣　存一本作在俞云當依呂氏春秋勿躬篇作

則五子者足矣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闕

管子校正卷八



